

中國文化傳統中，諸子百家的思想大多以人生哲學為其核心，天道論只是人生論的形上根源，人道要走天道的路，而其內在根據就在人性論。人性論由天道論而來，司馬遷有云：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。」此諸子百家的思想，得以通貫古今，就在究天人的天道人性論，天道超越在人性之上，只內在於人性之中。

儒家是人文化成之道，道家是「道法自然」之道，超越的形上道體，均內在於人性的真實之中，儒家是「性善說」，道家是「天真論」。此天生而有，且「人皆有之」的人性本善，與天生本真，也就是所謂的「存有論」。儒、道兩家均肯定人存在就本具德性天真，人生在世就依據這一人性的善德本真，活出一生的美好。

問題是，人的存在除了性善天真之外，尚有形氣物欲的拘限負累，故人生哲學在「存有論」之外，還要開出「修養論」，以修養工夫解消形氣的拘限與物欲的負累，並實現人性的善與天生的真。不論是儒家或道家，工夫都在「心」上做。因為性善或天真，僅是靜態的存有，而主導帶動形氣物欲的主體，卻是靈動的「心」。「心」作為生命的主體，一定要呈現、要覺醒，而主導形氣物欲的走向，並給出帶動的能量。

孔子說：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！」仁心自我呼喚，即仁心的自覺，而當家做主，就可以「克己復禮」，好好做人了。孟子也說：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！」原來，德性主體的「心」，也會在內在物欲被外在物象牽引而去的當下，也流失於外，故人生修養，首重把流落於外的本心良知找回來，那耳目官能的物欲小體，就在本心良知的大體貞定之下，不會形成負累，而生命的善德也得以實現。故云：「養心莫善於寡欲。」大體的「心」要存養，小體的「欲」要克制，兩路一體並行。

而老莊道家的人生思考與孔孟儒家大異其趣。孔孟儒家的「心」，是天理良心，絕對可靠，只要仁心自覺，作為自家的主宰，克制形氣物欲，依循禮數而行，人我之間的情意可以感應，理想可以會通；而老莊道家的「心」，不一定可靠，因為心有「知」的作用，這可不是德性良知，而是心知的執著，心知執著自我的形相才氣，作為人間的價值標準，由是而有優越感與英雄氣，心知會執著人間天下的名利權勢，由是而有名利心與權力欲，且由自我中心而自我膨脹，把美、善的標準執定在自己的身上，並責求天下人要符合自己認取的價值標準，跟我一樣的人就是美、善，跟我不一樣的人就是不美、不善。此一執著的深化與絕對化，就成了意識形態，跟我站在同一邊的人就是對的，跟我站在對反那一邊的人就是錯的，人間天下就此二分，由對立抗爭而決裂。此等非理性而有的破裂傷痛，就此成了永難化解的「原罪」與「宿命」。

此所以道家的人生智慧，就在一眼看到人間的困苦糾結，皆由心知的執著與人為的造作而來，而對治此一癥結的藥方，就在「離形去知」，消解心知對形氣物欲的執著，與爭逐名利、奔競權勢的人為造作。所以老莊道家要天下人無心無知，也無為無事，甚至無欲無用，無掉心知對人間街頭之名利權勢的痴迷熱

狂，也無掉心知對人物之形氣物欲的介入與干擾，痴迷的「為」與熱狂的「事」，正是天下大亂的麻煩製造者，而欲求材用的介入與干擾，正好破壞了天生自然的本真與和諧，有心有為引發了生態的失衡與環境的污染，無心無為才能回歸天地自然的生息節奏與運行步調，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力於我何有哉！」在位者無心無為，放開百姓，百姓就可以自在自得了。就如同天道無心無為，放開萬物，萬物就可以自生自長了。這就是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，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」的真實意蘊了。

不過，所謂的「無為」，可不是什麼都不為，那人活著有什麼意義，所謂的「無用」，可不是一點用都沒有，那人生在世豈不是成了廢物。此中深藏道家的生命大智慧，「道常無為而無不為」，無為是無心的為，自然的為，由無心而無為，無掉心知的執著，也就無掉人為的造作，「無」是工夫的字眼，不執著就不會壓迫別人，不造作就不會傷害別人，同時，也不會給自己壓力，不會給自己過於沈重的負累。這樣的「無為」，豈不是可以獲致「無不為」的妙用嗎？人人自在而群體和諧，沒有緊張，沒有猜疑，沒有反感，也沒有決裂，生命的困苦與傷痛，豈不是可以化解於無形了嗎？

再說，莊子說的「無用」，是無掉人間社會所謂「用」的標準，如當前流行之功利主義與升學主義的價值觀，把價值定在財富的多寡與分數的高下，人的存在價值與未來遠景，就此失落了自我追尋與自我實現的價值空間實現，而成了爭逐財富與分數的工具。實則，「天生我材必有用」，不落在民間世俗功利主義與升學主義的「用」，而回歸生命自身才氣性向的「用」，不僅避開了人間街頭「無用」的批判，抑且可以保有生命自身的「用」，此之謂「無用之用，是為大用」。老子「無為」的政治智慧，可以完成「無不為」的理想，莊子「無用」的人生智慧，可以成就生命本身的「大用」。

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」，意謂人生的道路，假如可以通過人心人為去言說引導的話，那就不是每一個人自己想走的人生道路了；生命的內涵，假如可以通過人心人為去規定、去賦予的話，那就不是每一個人自己想要的生命內涵了。而「可道」與「可名」，均由心知執著的「知美」與「知善」而來，再由人為造作的「尚賢」與「貴貨」而惡化。知美知善是人間社會的價值標準，尚賢貴貨是人間街頭的 political 操作，無心無知即對治此一價值標準的主觀偏見而言，而無為無事即對應此一政治操作的紛擾流弊而言，此所以，人生美好離不開政治智慧，在位者領導人不去可道可名，也不去知善知美，更不去尚賢貴貨，天下百姓就可以回歸自己的「常道」、「常名」，在天地間自生自長也自在自得。此之謂「百姓皆謂我自然」，也就是「道法自然」，原來人道走天道的路，天道本身就是自然，人道當然也要回歸天地自然的路。

此可道可名的認可，知美知的執著，以及尚賢貴貨的造作，都會帶來「萬物並作」的嚴重後果。因為政治操作會帶動街頭流行，在人心發酵而匯成風潮，「並作」是一起感染發作，有如畫符唸咒、作法起乩一般，會有群體催眠，甚至狂飆失控的效應。所以，老子要天下人「致虛極，守靜篤」，心要致虛守靜，且工夫要做到極致真切，心虛靜如鏡，而鏡照萬物，莊子也要天下人「用心若鏡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，故能勝物而不傷」，鏡子不會抗拒誰，也不會歡迎誰，心無執著也無負累，只是回應返照，而不會藏在心中，放在照物的同時盡物，照看萬物的整體美好，而不會有被冰封凍結的遺憾。人間的勢利眼，有如哈哈鏡般，會扭曲別人而逼萬物變形，扭曲變形就是「萬物並作」，老子說「吾以觀復」，意謂在吾心虛靜如

鏡的靜觀之下，萬物可以回歸自在自得的本來面貌與真實美好。致虛守靜、無心無為，在觀照中照現萬物的自在美好，不就等同生成萬物了嗎？人間好兒女不就在父母心的眼神閃現中成長的嗎？人間有情，人不就在情人眼裡的照現中再生的嗎？原來，儒家的生成原理在於：把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給你；而道家的生成原理卻在於：我放下我自己生命中最美好，而看到你生命中最美好，當生命中最美好朗現的時刻，就是天地生萬物與父母生兒女的人間再現。而這樣的再現，就是老莊道家留給我們的生命大智慧了。

我們誦讀經典，要把千年傳統引入當代街頭，用幾千年的智慧活出人人的一百年，「老莊與人生」的課程開設就是出於這一份心意與願景，願與天下人分享共勉。

（作者為本科目學科委員兼召集人）

資料來源：空大學訊